

# 前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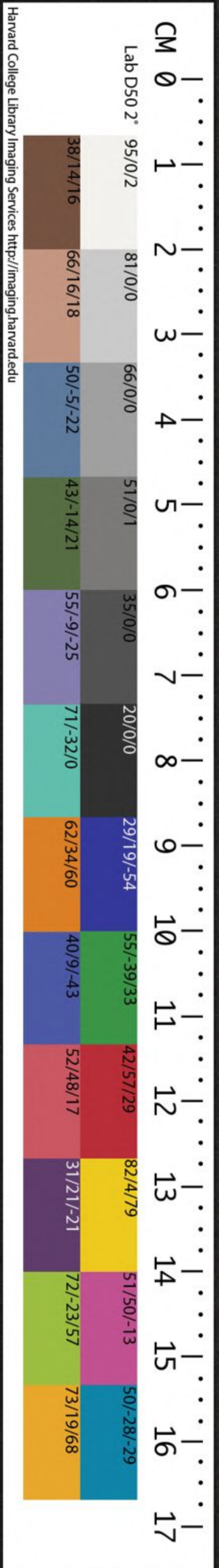
## 卷七十九之八十二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50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前漢書卷七十九

馮奉世傳第四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漢 薦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張那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酒臣劉應秋

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

師古曰潞音路

徙杜陵其先馮亭

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

郎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

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

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

繇是分散或留路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

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字或作師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

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

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

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太義

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

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

不稱或貪汗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

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

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之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

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

并殺漢使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

而去莎車追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

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

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

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

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

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

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

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

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

世奉使有指

師古曰日本為送諸國客

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

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

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

師古曰逐競也

為國家生事

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

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

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

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

師古曰言西河上郡

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

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

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

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

穀石二百餘

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

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

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父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

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如淳曰輶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輶車而餉音而

隴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音灼曰可用犀堅也

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

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

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

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

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

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

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

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

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

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

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

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

名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陂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陂音普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

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

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

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

萬曆二十五年刊

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

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

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

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

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

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

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

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

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

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為擊也師古曰今助其守

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

速繁疇種劉德曰疇音辱羌別種也轂者謂能張弩者也設音工豆一及繁音力追反疇音乃轂反

方急遣師古曰言令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

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

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

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

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

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

韓安國為建威將軍

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

未進聞羌破

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

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

又曰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

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

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

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

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

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

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

次趙克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

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

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

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

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

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專據蕭

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

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

者約諸國背畔

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

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

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

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

而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

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

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

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

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

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

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

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

所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

殊俗

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

威功白著為世使表

師古曰白著謂顯明

也表猶首

獨抑厭而不揚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

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

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克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

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

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

馬皆不治民也

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

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

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



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

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

王部督郵掾殺羽趙都師古曰都殺羽人而為掾也殺

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

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

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

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

而野王行能第一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

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

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

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

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

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

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

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

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

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

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

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分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

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

師古曰在官連有二最則得予告也

病滿三月

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

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

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

郡之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

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

疑厚薄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

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

疑輕重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

律而致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

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

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

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

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至孫坐  
中山太后事絕

逸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  
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  
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  
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  
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  
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  
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

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

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病痺也痺音必寐反

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

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

王舅出補涇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以數病徙爲寢中

郎師古曰亦涇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師古曰雖居其陽朔中中山

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病免

萬曆二十五年刊

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

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

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

上書願至中山見主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

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

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

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

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

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

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訕節卑體視有所宗

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

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

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

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

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

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

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

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

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

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

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孟子

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師古曰國語

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功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

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師古曰楚辭屈原赴湘漁父之篇云

蓋為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曰寧赴湘流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

葬於江魚腹中也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娣弟亦云悲矣

前漢書卷七十九終

前漢書卷八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

欽衛婕妤生楚孝王師古曰公孫衛生東平思王

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

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

子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健仔爲后  
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健仔最幸而憲王壯  
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健仔與憲  
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  
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又之上以故丞相韋賢  
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  
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  
安宣帝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憲  
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  
憲王外

祖母隨王在淮陽博

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

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

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

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

反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

益解

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

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

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諂

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

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柰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

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

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

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長安可因平陽侯

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

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

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

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

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

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

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

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

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

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

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

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

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

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

如淳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血發心惻隱師古

曰左顧猶言任顧也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不極

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

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

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  
 欲誑燿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  
 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  
 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  
 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  
 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  
 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  
業也一日始為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博  
 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  
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

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

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

主如意幾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

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憺然不知所出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卜莊子之勇

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

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王

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

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

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



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

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以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諂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

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

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

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

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諭指曰

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

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

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

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

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

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

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

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

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

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

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

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

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

也副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

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

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

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

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

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

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

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

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

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

年薨子續嗣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

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

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

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

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蔑無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

則有國者將何助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

則有國者將何助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

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師古曰從王入朝也

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

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

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行是為思王二十

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

陶王廣戚侯勲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

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

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

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

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

法上以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

師古曰頻坐王獲罪

久之事太后

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

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

守園陵也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驕

師古曰驕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

奉

璽書敕諭之

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

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

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

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

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

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

流

言紛紛謗自內與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母念

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

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

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

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驩諭  
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  
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  
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  
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  
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李奇  
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  
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  
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

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  
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恐小惡而况  
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

師古曰貫猶緩也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餐止思當不敢更為非也

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

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

牽於者欲師古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

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

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五經

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

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

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

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

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真如昌邑王也

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

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

離側又姬胸臚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臚音數奴濇反又音奴臚反

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臚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末巷

數笞擊之胸臚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

胸臚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悅甫後三

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

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

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

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

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

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

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

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

亦鬼物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

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

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

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

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

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

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

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

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

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

反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

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

巫傳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傅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

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

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

反哀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

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

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

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

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即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主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

康師古曰共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

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藝習知

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在元后

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

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

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

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

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字

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

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

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

兄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

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

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土舅馮參為宜鄉侯而

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

中山孝王薨綬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姑二年詔云皇

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今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

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

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

二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

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

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

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

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

惡之人不可習古今一也

近則勉善也

前漢書卷八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終

前漢書卷八十五



前漢書卷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

蘭

臺

命

吏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張那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證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

家貧庸作以供資用

師古曰庸作爲人作

言賣功庸

尤精力過

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

也

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

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錡也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少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

也師古曰服匡說詩解人頗

入不能止也

衡射策甲科

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師古曰按射得甲科之象而所對文指不應令除也

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調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

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

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

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

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

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

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克位而已與望之有

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

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

有所聞也

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貢也

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

師古曰平

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

自知

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

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

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師古曰狐白謂

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之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弃其白

蓋取厚而溫也

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

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

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

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

謂隨選補之恒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與參牒不被超擢者

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

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

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

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

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

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

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

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

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

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綱紀失序疏者踰內師

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

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

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

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

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  
 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  
 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  
 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  
 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  
 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  
 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  
 曰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禮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  
 無弔戒其傷汝禮楊肉袒也暴虎空手以博之也公鄭  
 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弔快也汝亦太叔  
 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  
 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禮音袒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于羊反弔音女九反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張晏曰胡

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

晉侯好

儉而民畜聚

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

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死其死矣宅人是愉故其俗皆吝而積財

也畜讀 大王躬仁邠國貴怨

師古曰大王周文王之祖

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怨欲戰古公曰

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

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

公於岐下及宅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幽州

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謂崇尚也

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

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

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

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

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

安以此全守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我子孫也鬼方也應劭曰鬼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

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

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

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

漸以成災祥也音子鳩反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

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

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晝謂日蝕也師古曰晝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

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

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

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

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

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

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

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

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  
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  
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  
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  
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  
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曰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

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

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

祖陟降廷止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

其朝廷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

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

爭言

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師古

曰下復音扶目反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

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  
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

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

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

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

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

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

雖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其兆而

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

內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

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竝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親不先故

與踰同師古曰踰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

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

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

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

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

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  
 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  
 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  
 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  
 及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衡為少傅數年  
 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  
 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  
 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  
 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  
 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  
 復加聖心焉詩云粦粦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粦粦憂貌也疚病也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  
 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



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  
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  
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  
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  
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  
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  
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

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以

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

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

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

盛德休光以立基植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

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廼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旣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舍

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問司隸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

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師古

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

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

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

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郡

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

師古曰提封舉南以閩佰為

師古曰提封舉南以閩佰為

界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

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

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

為界多四百頃

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

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至建始元年

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

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

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

令郡實之

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

恐郡不肯從實可

令家丞上書衡曰願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

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

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

師古曰不足故者不

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

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

國衡遣從史之僅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

十金以上

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

春秋之

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

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

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

師古曰猥

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

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

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

師古曰左馮翊縣名

也音輦酌

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

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

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

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

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

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

試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寢罷歸故官

師古曰寢謂不下也

久之試為博

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

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

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

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史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

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

經學敬重師傅

師古曰鄉讀曰嚮

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

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

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

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

朕無聞

焉

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

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

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

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

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

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

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

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

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宅財物稱是禹性習

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篥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

一習樂為理樂師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

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

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

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

食婦女相對優人篥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

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講論經義

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

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禹年老

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

亭處之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

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

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

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

謂言其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

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

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

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

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

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

書言灾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

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

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

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

夷狄侵中國灾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

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

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

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

### 張氏餘家寢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

師古曰名

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謀示尊其先也

鯉生子思汲汲生子上帛帛

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

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

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

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

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

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

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

君 褒成 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

師古曰名 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

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

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

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

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

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

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

為諫人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

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瞻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

其不通政事以父次補諸侯大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

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

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

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

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

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  
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



言輒削草臺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

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

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

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以名

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

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

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而音胡浪反

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

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

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

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定陶王帝

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

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

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辰之及王

為比師古曰昆弟及也此音必麻反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

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

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又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

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

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

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明有所訖也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

後廼奔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

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

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

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

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裒後將軍博坐定陵

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博子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

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

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

已刻侯印書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上暴崩即其

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

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

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

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

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

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

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不欲令與帝旦夕相

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

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

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

尤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

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

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

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

尊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習於傅太后皆此

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

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

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

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猗音於奇反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

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

指師古曰直重直里反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

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

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旣不明災異

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

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

萬曆二十五年刊

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  
 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  
 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  
 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  
 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為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  
 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  
 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師古曰虞書各繇暮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為於虐君  
 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  
 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

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  
 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為  
 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  
 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  
 不立則咎徵存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  
 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朧側慝孟康曰朧行疾也  
 側慝行遲也師古  
 吐了及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  
 氣也音戾歲

萬曆二十五年

之朝曰三朝

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其應至重迺正月辛

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

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曰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

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

與王者故灾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

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師古曰言輕忽天戒

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師古曰周

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

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

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

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

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

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

援音

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

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

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曰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

言正

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謀辭

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謀誠也謀辭至誠之

辭也棐音匪謹音上林反

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

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裕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

應天塞異銷禍與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

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

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

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齒老也

讀與羞同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

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

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

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

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賈延

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

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

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

讀曰艾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

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

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

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

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

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

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

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風讀曰諷匡皆莫不誅

傷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漬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

傷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漬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

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

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署門戶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

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

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

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

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平帝今年耆有疾俊艾

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

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母

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

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然有十七種物

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

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

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

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

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

力師古曰幾讀曰奠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

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

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

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輶輶及副各

一乘

師古曰輶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輶輶解見在霍光傳

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

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

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

舉音哭須過廼止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

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

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

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

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

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

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

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

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

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

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

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

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

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



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葬所厚獨  
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葬以太皇太后詔賜宮  
策曰太師太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  
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  
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  
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  
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關  
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

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  
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以宮上書不  
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  
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  
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賈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  
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  
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

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  
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

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  
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

前漢書卷八十一終

前漢書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  
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  
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  
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  
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

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  
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  
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  
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老  
蹂音人九反躪音蘭老  
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  
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  
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  
蒙覆也

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

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

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

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

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

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

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

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

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如淳

日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令治之

鳳以曉商

師古曰告語也

日災異天事非人

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商不聽竟奏免

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陰求其短使

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

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

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

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

惶怖更欲內女

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

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

朝者

文頴曰令下朝者平之也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史丹也

對曰竊見

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師古曰意欲性所行必果之

殘賊不二遣票輕吏微求人罪

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又

音匹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

父傳通及女弟淫亂

師古曰傳謂傳婢也

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

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

告商俊妻左將車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爭

迂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

別不親

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

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

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

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

師古曰詭違也

執左道以亂政

日左道僻左誣罔諄大臣節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

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凡三

解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

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怨憂師古曰卒終今也怨古揚字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

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

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

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

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

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

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

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

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

執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

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

居謁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

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

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

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

春秋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也辟讀曰僻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

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敎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

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

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

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

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

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

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

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

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

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

置鼙鼓殿下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

丸以撻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墮下也撻投也墮音類撻音持益反一曰撻礎也音丁歷反礎音丁

回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

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

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

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

人取人器能也陳惠子微是時好音於是上嘿然而咲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

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

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

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丹者告語也

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罪音之欲反

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

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數漸篤也平和也

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

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

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

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

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

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

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

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

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

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



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師古曰丹郎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也師古曰却退安焉也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當

遂至崩亡也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

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

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

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

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

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刻之武彊聚戶千

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僮

不備師古曰黨蕩踈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

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

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

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

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

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

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

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

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

萬曆二十五年刊

行美書卷八十一

二

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

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

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

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

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

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

楚殺子玉而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曰項以范增存亡故

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

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曰已百萬之眾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

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傳喜顯則傅氏與其廢

亦如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  
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  
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  
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  
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  
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  
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

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用事免傳  
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  
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  
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  
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  
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

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

師古曰三

王謂卬成侯及商鳳三家也

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

其人也

師古曰言無善人也

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

尤盛曠貴最久

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

然至於

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

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

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人

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

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

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

禍福速哉

前漢書卷八十一終

